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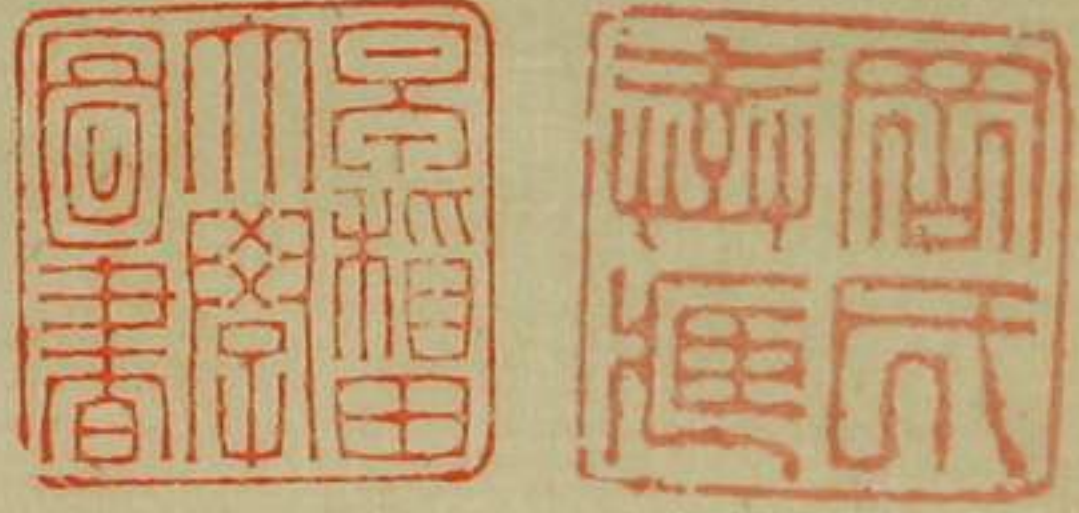


藥徵續編
中下

十
5/5
2



門中武
515
卷 2



藥徵續編下卷目次

桃仁 一葉

巴豆 九葉

蜜 十三葉

麤蟲 十九葉

蟲 二十五葉

阿膠 二十六葉

藥徵續編下卷目次終

藥徵續編卷之下

肥後時醫人白邨并托不著

桃仁 主治瘀血少腹滿痛故兼治腸癰及婦

人經水不利

大黃牡丹皮湯證曰少腹急結

桃仁承氣湯證曰少腹急結

葶藶湯證不具

葶藶湯證不具

右三方桃仁各五十枚

下瘀血湯證曰產婦腹痛又曰經水不利

右一方桃仁三十枚

大蠱蟲丸證曰腹滿

右一方桃仁一升

抵當丸證曰少腹滿

右一方桃仁二十五枚

抵當湯證曰少腹當鞞滿又曰婦人經水不利

下

右一方桃仁二十枚

桂枝茯苓丸證不具

右一方桃仁諸藥等分

據此諸方則桃仁主治瘀血急結少腹滿痛

明矣凡毒結于少腹則小便不利或如淋其

如此者後必有膿自下或瀉血者或婦人經

水不利者是又臍下久瘀血之所致也

桃仁承氣湯證曰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

桃仁承氣湯證曰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

下者愈此似無醫治所預也豈非自愈之證乎
雖然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雖其血自下亦是
少腹急結證也若或有前證而血不自下少腹
急結者亦宜與此方攻之猶產後血不自下瘀
熱上衝少腹急結者夫急結者必滿痛是桃仁
五十枚所主也故云服湯已其血必自下大便
微利則愈然則桃仁治少腹急結滿痛明矣後
世醫者未見其血自下而但見少腹急結以為
熱結膀胱豈不想像之治乎余故曰熱結膀胱

四字後人妄添可知焉下者愈脉經作下之則
愈為是

大黃牡丹皮湯後世以為治腸癰之方雖然此
方豈唯治腸癰矣乎凡治諸瘍膿未成者苟膿
已成者非此方之所治也至少腹腫痞按之即
痛如淋小便自調其脉遲緊者則此方之所治
也如彼時時發熱自汗出彼惡寒證此為腸癰
表證也是非此方之所治也若有少腹腫痞按
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其脉遲緊證則不問其

腸癰也否又不問其瘀血也否宜與此方何以
不問其腸癰也否又不問其瘀血也否而與此
方乎曰觀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
證而後宜與此方況於其脉遲緊者乎故方證
相對則血必自下若其脉洪數則膿已成非此
方之所宜也是所謂觀其脉證也雖然不隨其
脉遲緊而今隨其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
便自調證是所謂隨證治之也然則少腹腫痞
者是桃仁所主明矣

葶藶湯證不具但謂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
是為肺癰是外證也以此四證名肺癰者非疾
醫之義今不取焉雖然因胸中甲錯證則知瘀
血內結矣因欬有微熱煩滿證則知瘀血欲成
膿矣不可不以此方吐之况又云再服當吐如
膿則知胸中瘀血遂化成膿矣是所以有欬有
微熱煩滿證也夫葶藶薤白桃仁瓜瓣皆有
化血成膿之功也今雖曰當吐如膿亦吐者皆
膿也瘀血所化也由此觀之則桃仁雖曰治少

腹瘀血亦變用則有治胸腹瘀血結痛之功是
所以方有桃仁五十枚也

下瘀血湯方治臍下毒痛及婦人經水不利毒
痛者故後人此為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夫不問
乾血也否苟有臍下毒痛證則宜與此方雖然
服之新血下如豚肝或經水利者腹中臍下所
著乾血共下明矣唯新字可疑由此觀之則下
瘀血湯之名蓋後人所命焉余以為此方本是
丸方疑古有小蠱蟲丸之名方銘不傳故後人

名曰下瘀血之湯但以蜜和為丸以酒煎之似
非湯法下條有大蠱蟲丸可并考又按法曰產
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為
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夫腹痛煩滿不得卧豈唯
產後有之乎產後最多此證也治以枳實芍藥
散者是法也以法治之而不愈者診之腹中有
毒而痛著於臍下此為腹中有乾血著臍下矣
故今轉其方而用下瘀血湯下之曰未見其血
自下而用此方者何也曰今用芍藥治腹痛用

藥性綱目 卷之十一
枳實治煩滿不得卧而不愈者蓋產時已見瘀血續自下今瘀血不續自下是必乾血著臍下使瘀血不自下是以腹痛煩滿不得卧也不可

不以此方下之故服湯後新血又下如豚肝謂之方證相對也若不見血自下而但用此方治臍下毒痛者不想像臆度之治而何也若有瘀血則當有臍下甲錯及結痛證以此二法候內有瘀血故今用桃仁三十枚此為治瘀血毒痛所以用蠱蟲破之用大黃下之也類聚方產後

二字加曲截者蓋此方不但治婦人產後腹痛矣雖男子亦有瘀血自下臍下毒痛證則宜服此方服湯已瘀血又自下者愈方極但云臍下毒痛是不問瘀血也否與此方之謂也由是觀之謂之乾血著臍下亦屬想像臆度不可從焉大蠱蟲丸證者後世所謂勞瘵也故金匱要略有五勞七傷虛極及緩中補虛之說豈仲景之言哉是蓋後人妄添或註文誤入不俟余辨但至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

目黯黑證則此方所宜也。按此方蓋古來相傳之方，而仲景取以治傷寒，差後有此證者，此人本有久瘀血，今患傷寒，故差後又見此證，故用四蟲及桃仁、乾漆、地黃、大黃以破血行瘀。況有桃仁一升乎？夫乾血者，久瘀血也。苟有久瘀血，則必有肌膚甲錯、腹滿證也，可以見矣。桂枝、茯苓丸證不悉具，雖然此方本五味等分，則一藥各治一證，故宜以一藥之功推知其一證矣。按此方蓋治瘀血上衝、腹中毒痛、心下悸。

及婦人胎動，血自下，或經水有變者，故法曰：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是也。由此觀之，則桃仁非主少腹有毒瘀血自下與不下乎？余故曰：桃仁之功，大抵與牡丹皮相似矣。蓋以治腹中及臍下毒痛故也。金匱要略此方之條，古今諸家註解不得其義。余嘗作此解，今不贅于此。東洞翁嘗立診察瘀血三法，其說盡矣。仲景又別有診察瘀血外證之法，曰：其身甲錯，曰：胸中甲錯。胸中蓋心也。曰：肌膚甲錯。此三法宜

以甲錯而診察瘀血也二方皆有桃仁故今附于此

辨誤

李杲云桃仁治熱入血室杲之言過矣夫仲景治熱入血室證無有用桃仁之方本論太陽下篇治熱入血室者有二法一刺期門一用小柴胡湯一不載其方矣未嘗見用桃仁者治血豈惟用桃仁乎

品考

桃仁惟一品無華渡者姦商或雜賣梅仁不可不擇我門去皮不去尖

巴豆

主治心腹胸膈之毒故兼治心腹卒痛脹滿吐膿

考證

桔梗白散證曰欬而胸滿及吐膿
備急圓證曰心腹脹滿卒痛
九痛丸證曰心痛及腹脹痛
以上三方巴豆各一兩

走馬湯證曰心痛腹脹

右一方巴豆二枚

據此諸方則巴豆或一兩或二枚然本與諸藥等分但白散之方巴豆一兩以配桔梗貝母各三兩金匱要略九痛丸方附子本作三兩餘皆等分千金方但作一兩蓋作一兩則附子亦與諸藥等分今從此九仲景之用巴豆也雖備於急卒之病皆是驅逐腸間之毒物蕩滌腸胃之閉塞故諸方皆為等分夫巴

豆同桔梗用則使毒成膿同貝母用則能去咽喉之毒同杏仁用則能驅心胸之毒同大黃乾薑用則能吐下心腹結毒急痛同附子吳茱萸用則能治心中寒冷毒痛仲景之方用巴豆者唯此四方大抵足盡巴豆之功效矣

互考

走馬湯備急圓九痛丸三方皆不載諸本論而載諸金匱要略蓋脫誤矣走馬湯證曰中惡又

華佗經 卷之十
曰通治飛尸鬼擊病千金方走馬湯證曰治肺
藏飛尸鬼注因名曰飛尸走馬湯九痛丸證曰
兼治卒中惡備急圓證曰若中惡客忤停尸卒
死者按右三方證曰飛尸曰鬼注曰鬼擊曰中
惡曰客忤曰停尸皆是晉唐醫人之所附會而
決非仲景之意又非疾醫家之言古者巫醫並
稱故後世遂以巫者之言混於醫事實晉唐醫
人之所為也故彼所前言諸證似證非證孰惡
孰鬼將何以分別之乎不可從焉假令巫有前

數事亦於醫事何與之有故隨其證而後治之
則何必論是惡是鬼乎哉若夫天地之間有惡
者有鬼者有尸者有注者有停者有忤者亦人
無一毒畜積於身軀間者則是惡是鬼亦豈有
注之擊之中之忤之者矣乎此人嘗有一毒畜
積於身軀間者故是惡是鬼亦能注之擊之中
之忤之也醫者宜治其一毒而已晉唐醫人之
說不可從矣况於宋明之醫說乎

辨誤

桔梗白散法曰強人飲服半錢心羸者減之又
曰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杯則定走馬湯法曰
老少量之九痛丸法曰強人初服三九日三服
弱者二九但備急圓最備其急卒之病而其服
法無量老少強弱者何也曰此方者最備其急
卒之病則其服法不必量老少強弱也夫病苟
至急卒則豈遑於量老少強弱乎宜隨其毒淺
深輕重治之耳如彼走馬湯白散證却急於備
急圓證矣然今云量其老少強弱者恐非仲景

之意也蓋仲景之治病也唯隨其證而治之故
其證重則方亦多服之其證輕則方亦少服之
故雖強人其證輕則方亦隨少服之雖羸者亦
其證重則方亦隨多服之是仲景隨證治之之
法也何必羸者弱者減之強人壯人多服之乎
所謂量老少強弱者唯為粗工垂其戒者歟
醫之守之慎之至也至彼飲冷水止其下多者
最是後人之恐巴豆者之言其妄添亦可知已
凡恐藥者不知恐病者也不知恐病者則病不

韓從然錄 卷之七
可得而治焉。是醫者之所常病也。今也不然。有醫而恐藥者。是不知治病之方法。與察病之規則者也。無如之何而已。夫病人之恐醫也。恐其醫之藥也。是醫施己恐之之藥也。是無他。夫醫不知其察病之規則。與治病之方法。而欲施己恐之藥也。可勝嘆哉。嗚呼。醫猶且恐之。病人豈不恐之乎。此天下古今之通病。而所以恐巴豆及諸藥者。為之故也。夫苟有其證。而服其藥。又何恐之。有苟無其證。而施其藥。則百藥皆可恐。

焉。又何獨巴豆之恐乎。

品考

巴豆帶殼者良。是惟一品。無有偽品。宋王碩曰。巴豆不壓油而用之。巴豆之功。多在于油也。王碩者。能知巴豆之功者也。

蜜 主治結毒急痛。兼助諸藥之毒。

考證

大烏頭煎證曰。寒疝繞臍痛。
烏頭湯證曰。歷節不可屈伸。疼痛。又曰。脚氣疼。

痛不可屈伸又曰寒疝腹中絞痛

烏頭桂枝湯證曰寒疝腹中痛

以上三方蜜各二升

大陷胸丸證曰結胸項亦強

右一升白蜜二合

大半芩湯證曰嘔吐心下痞鞅

右一升白蜜一升

甘草粉蜜湯證曰心痛

右一升蜜四兩

下瘀血湯證曰產婦腹痛

右一升蜜和為丸酒煎又與諸藥等分之例

甘遂半夏湯證不具

右一升蜜半升

據此諸方則蜜能治諸結毒急迫疼痛明矣

最能治腹中痛者故同烏頭用則治寒疝腹

痛同甘草用則治心痛急迫同大黃用則治

胸腹結痛同甘遂用則治水毒結痛同半夏

用則治心胸鞅滿由此觀之則蜜能治其急

痛而又能助諸藥之毒也。故理中丸、八味丸、
栝樓瞿麥丸、半芩麻黃丸、赤丸、桂枝茯苓丸、
麻子仁丸、礬石丸、皂莢丸、當歸貝母苦參丸、
烏頭赤石脂丸、右十一方皆蜜和為丸。是弗
助諸藥之毒，取效如烏頭、附子、巴豆、半夏、皂
莢、大黃皆以蜜和丸，則倍其功一層矣。是其
微也。若或以糊為丸，則必減其功之半。常試
有驗，無不然者。余故曰：蜜能助諸藥之毒矣。
或云：煉過則緩諸病之急，不煉則助諸藥之

毒，豈其然乎哉。

互考

大烏頭煎、烏頭湯、烏頭桂枝湯、條有寒疝及脚
氣之名，是蓋晉唐以後之人之所加焉。疑非仲
景之舊矣。宜隨其證而施此方耳。
大陷胸丸證，似不具。然今按其方，此方之於治
也，毒結于心胸之間，項亦強，痛如柔痙狀者，主
之。本論但云項亦強，強字之下，疑脫痛字。故大
陷胸湯證曰：從心下至少腹，鞞滿而痛，不可近。

者主之。又曰：心下滿而鞭痛者，主心湯法已然。九方亦豈無強痛之證乎？然則此方亦當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項背亦強痛者，主之。此諸湯方，其證但緩也耳。況有大黃、有葶藶、有甘遂、有杏仁、芒消，豈無項背、心胸至少腹，不強痛乎？是蜜之所以解其結毒疼痛也。

大羊夏湯證曰：治嘔心下痞，鞭者雖無急痛，結痛之證，然其人嘔而心下痞，鞭則豈無心胸不痛之證乎？故和蜜一升於一斗二升之水而煮。

之。但取蜜與藥汁二升，半則是欲多得蜜之力也。明矣，然則不可謂無所急痛矣。

甘草粉蜜湯證曰：毒藥不止，千金翼方毒藥作藥毒為是。此方本主緩結毒急痛，故兼治一切藥毒不止煩悶者。後世見之，以為蜜能解百藥毒，蜜若解百藥毒，則仲景之方何其用蜜之多乎？夫蜜之於諸藥也，能助其毒，又於其病毒也，能緩其急。猶粳米與小麥、甘草及粉，亦其功大氏相似，故如此方則為緩其急用之。凡蜜之

為物同諸藥用之則能助其毒今同甘草及粉
用之則又能緩其急痛也煩悶豈非藥毒之急
乎又所以兼治蛇蟲心痛也托又按所謂藥毒
者非攻病毒毒藥之藥毒而必是害人毒藥之
藥毒矣故曰藥毒不止煩悶者所謂煩悶者非
攻病毒毒藥之煩悶而害人藥毒之煩悶也苟
止攻病毒毒藥之煩悶者非疾醫之義矣煩悶
是毒藥之瞑眩也豈其止之可乎余故曰此藥
毒者非攻病毒毒藥之藥毒矣由此觀之則蜜

之功可以知矣害人毒藥者蓋非
醫人誤治之毒藥

甘遂半夏湯證曰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
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按此證非此方正證此方
蓋芍藥甘草湯證而心下鞞滿嘔者主之夫芍
藥甘草湯之為方非治疼痛拘攣急迫者乎然
則此方亦豈得無治心下鞞滿疼痛急迫證矣
乎是所以合其蜜半升也堅滿之堅當作鞞

辨誤

本草曰蜜和百藥李時珍曰調和百藥而與甘

草同功此二說俱以味之故云有調和之功
蓋甘草者諸方多用心蜜則不然由是觀之蜜
調和百藥之說最可笑矣雖然若謂之治結毒
疼痛急迫則謂之與甘草同功亦可也然則蜜
有能緩病之急之功也大抵與甘草相似矣彼
不知之而謂之調和者所謂隔靴搔痒之類乎
哉或曰大烏頭煎烏頭湯烏頭桂枝湯功何在
於蜜乎蜜有調和烏頭之意余曰此不知治療
之法者言也嘗造此三方去蜜用心未嘗見奏

其功如法者况有服之如醉狀者乎故此三方
蜜之立功最居多矣
蜜煎導之方李時珍曰張仲景治陽明結燥大
便不通誠千古神方也本論云陽明病自汗出
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也雖鞭不
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按
此為以下七字蓋王叔和所攙入也本論多有
此句法豈仲景之意乎夫津液內竭與不竭非
治之所急也宜隨其證治之故此證本有不可

施大黃芒消者矣。今作此方以解大便初頭艱者，則當須大便易而燥結之屎，與蜜煎導俱烊解，必下。豈謂之潤燥可乎？宜謂之解燥結之屎矣。此非蜜之緩病之急之一功乎？時珍不知而謂之潤藏府通三焦調脾胃者，最非也。凡仲景之為方，隨證治之，則無一不神。方者，豈唯此方特千古神方乎哉？又按此章當作小便自利者，大便必艱，不可攻之。於是文字穩法證備，始得其義。

用品考

蜜者，本邦關東北國不產，但南海鎮西諸州多產之。我門不擇崖石土木諸蜜，皆生用之。不用煉法，唯宜澆過。王充曰：蜜為蜂液，食多則令人毒，不可不知。煉過則無毒矣。是王之說為餌食言之。若為藥材，則平人食之有毒，毒乃蜜之能也。煉過無毒，則同於不用。無毒豈得治病毒乎。

蠶蟲

主治乾血、故兼治少腹滿痛及婦人經

水不利

考證

下瘀血湯證曰產婦腹痛又曰經水不利

右一方蠱蟲二十枚

土瓜根散證曰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

月再見者又曰陰癰腫

右一方蠱蟲三兩

大蠱蟲丸證曰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

肌膚甲錯兩目黯黑

右一方蠱蟲一升

據此三方則蠱蟲能下乾血利經水明矣臍

下若有乾血必痛故兼治少腹滿痛也夫經

水不利或一月再見者亦以臍下有乾血也

乾血者久瘀血也是少腹結毒也可按候之

此三方之外仲景無用蠱蟲者大驚甲煎丸

方內雖有蠱蟲其方駁雜無所徵焉今不取

互考

下瘀血湯證曰產婦腹痛土瓜根散證曰帶下

經水不利少腹滿痛又曰經一月再見者右二
方皆以蠱蟲為主藥以為婦人血毒設之雖然
或云治癩或云內有乾血肌膚甲錯何必婦人
血毒之治乎由此觀之則蠱蟲及此三方不啻
治婦人血毒矣雖男子亦可用之但臍下有血
毒者婦人最多故仲景嘗立此方法以治婦人
之病是其遺法耳凡一身之內有血毒所著者
必見肌膚甲錯證若著臍下則有兩目黯黑羸
瘦腹滿不能飲食證後世不知此證名曰五勞

曰七傷曰虛勞曰勞瘵皆屬空談理義我門所
不取也是以如下瘀血湯亦治男子少腹滿痛
小便不利及淋瀝或血自下者此人當必有肌
膚甲錯等證又按此方服法曰頓服之新血下
如豚肝然亦謂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則似言相
矛楯此方本為乾血而設之今服此方而其血
下謂之新血可乎凡用蠱蟲三方皆為治乾血
之方蓋乾血乃久瘀血也若治新血不下證則
別有桃仁承氣湯大黃牡丹皮湯大黃甘遂湯

禁從終終
若治畜血則有抵當湯及丸故治乾血則有此
方及土瓜根散大蠱蟲丸是皆以蠱蟲為主藥
此為蠱蟲能破久瘀血用之也由是觀之則新
血下如豚肝者是蓋畜結之血新下如豚肝色
之謂乎

土瓜根散證曰經水不利少腹痛經一月再見
者下瘀血湯證曰乾血著臍下經水不利者然
則經水不利者是乾血所為明矣又曰主陰癩
腫按丈夫陰器連少腹急痛謂之癩也此證亦

瘀血所為也此雖其證不具然據少腹急痛證
則自有此方證具矣

大蠱蟲丸證曰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
肌膚甲錯兩目黯黑此證者乃後世所謂勞瘵
五勞七傷是也皆是世醫常談其說屬臆度也
但羸瘦腹滿至兩目黯黑其證不可廢也其證
不可廢則此方亦不可廢也是必仲景遺方而
有所可徵者至五勞虛極及七傷及緩中補虛
數證則後人妄添不俟余言矣李時珍本草蠱

蟲附方有二、大黃蠱蟲丸治產婦腹痛有乾血者、用蠱蟲二十枚去足、桃仁二十枚、大黃二兩、為末、煉蜜杵和、分為四丸、每以一丸酒一升、煮取二合、溫服、當下血也。張仲景方云云。按是下瘀血湯之方、而非大黃蠱蟲丸之方也。時珍何以稱此方、而謂大黃蠱蟲丸乎。其文亦大同小異。蓋時珍所見金匱要略有別所傳之本乎。又本草傳寫之謬乎。若夫本草之謬、則大黃蠱蟲丸下必脫金匱要略五勞以下法語、而本草治

產婦腹痛條上、脫下瘀血湯四字矣乎。大觀本草所引蘓頌圖經、蠱蟲條曰、張仲景治雜病方、大蠱蟲丸中用蠱蟲、以其主脇下堅滿也。由此觀之、則十二味方者、名大蠱蟲丸、而大字之下無黃字、此非大黃蠱蟲丸也。又蠱蟲條曰、張仲景治雜病方、主久瘕積結、有大黃蠱蟲丸。乃今下瘀血湯也。然則本是二方、而金匱要略十二味方者、蓋古名大蠱蟲丸、猶大柴胡湯、大承氣湯、大青龍湯、大羊芩湯、大建中湯、大陷胸湯之

大也當須別有小蠱蟲丸之方矣疑今下瘀血湯蓋名大黃蠱蟲丸故以大黃蠱蟲為主藥也且今名下瘀血湯者疑非方之名而當須以下此瘀血之湯主之之意矣乎後之錄方者誤脫大黃蠱蟲丸五字而稱之曰下瘀血湯乎又後之輯金匱要略者遂謂之下瘀血湯而名此方者矣猶抵當烏頭桂枝湯救逆湯新加湯類乎况此方是丸方猶抵當丸以水煮之然則此方亦不可名湯也由此觀之下瘀血湯宜稱大黃

蠱蟲丸而十二味大黃蠱蟲丸宜稱大蠱蟲丸矣東洞翁嘗謂大黃蠱蟲丸乃十二味說非疾醫之言杞謹按翁蓋指五勞虛極及七傷緩中補虛之語乎夫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數語可謂此方之證具矣若按其腹狀而內外諸證診察相應則此方當須奏其功耳明者其謂之何矣

蠶甲煎丸方千金方外臺秘要皆作大蠶甲煎丸蘓頌圖經作大蠶甲丸張仲景方云云方內

有麤蟲然非仲景之意疑仲景之時別有鱉甲煎者後世失其方蓋蘇頌所見別方矣東洞翁曰此方唐朝以降之方而非古方故不取焉此謹按千金方外臺秘要已載之則決非唐朝以降之方矣恐翁未深考之唯麤蟲之功於此方無所徵矣故不贅于此

品考

麤蟲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扁如鱉有甲似鱗橫紋八道露目六足皆伏於甲下少有臭氣

似蜚蠊 本邦未產此物但華舶來一品余嘗多畜而使用之屢得其効

蟲蟲

主治瘀血少腹鞭滿兼治發狂瘀熱喜忘及婦人經水不利

考徵

抵當湯證曰少腹鞭滿又曰有久瘀血又曰有瘀血

右蟲蟲三十枚

抵當丸證曰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

有血也

右蠱蟲二十枚

據此二方則蠱蟲治瘀血明矣是與水蛭互相為其用故二品等分唯湯方用三十枚丸方用二十枚夫湯之證急也丸之證緩也故分兩亦有多少也耳

互考

淮南子曰蠱破積血劉完素曰蠱食血而治血因其性而為用也按用蠱蟲之方曰破積血曰

下血曰有畜血曰有久瘀血曰有瘀血曰婦人經水不利下曰為有血曰當下血曰瘀熱在裏曰如狂曰喜忘是皆為血證諦也然是不謂一身瘀血也但少腹有瘀血者此物能下之故曰少腹鞭滿或曰少腹滿不問有瘀血否是所以為其證也

品考

蠱蟲夏月多飛食人及牛馬之血小者如蜜蜂大者如小蠅形似蠅大目露出腹凹褊微黃綠

色或云水蛭所化間見之山中原野群集然則
大者山蛭所化而小者水蛭所化矣俱用之段
成式曰南方溪澗多水蛆長寸餘色黑夏末變
為蠶杙按水蛆蓋水蛭之誤蛆蛭字相似

阿膠

主治諸血證故兼治心煩不得眠者

考證

芎藭當歸膠艾湯證曰妊娠下血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證不具

大黃甘遂湯證曰水與血俱結在血室

右三方阿膠各二兩

黃連阿膠湯證曰心中煩不得卧

黃土湯證曰下血吐血衄血

右二方阿膠各三兩

猪苓湯證曰心煩不得眠

右一方阿膠一兩

據此諸方則阿膠主治諸血證心煩不得眠
者明矣然心煩有數證不得眠亦有數證若
無血證則屬他證也故法無血證者皆為脫

誤矣

互考

芎藭當歸膠艾湯證曰婦人有漏下者右一有

半產後因續下血都不絕者右一有妊娠下血

者右一假令妊娠腹中痛為胞阻右一按此條

古來未得其解余嘗如此段落分裁為四章其

義始明其證亦可得治之解曰婦人有漏下腹

中痛心煩不得眠者此方主之右第一章婦人

有半產後下瘀血都不絕腹中痛中煩或不得

眠者此方主之右第二章婦人有妊娠下血腹

中痛心煩不得眠或頓仆失跌或胎動不安者

此方主之右第三章婦人有妊娠腹中痛漏胞

經水時時來心煩不得眠或因房室所勞傷胎

者此方主之右第四章以上諸證皆婦人妊娠

或半產或產後下血而心煩腹痛者此方所宜

治也諸證當須有不得眠之候然無血證則非

此方所宜也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證不具但云產後下利

此方豈惟產後下利治之乎。凡本方證而下血心煩急迫不得眠者。此方主之。由此觀之。豈惟婦人乎。雖男子亦有熱利下重。大便血。心煩急迫不得眠者。則宜用此方。夫下重者。下利重多也。非後世所謂痢病。肛門下墜。利急後重之謂也。蓋利急後重者。下利急迫重多也。古者便謂之後。故後重者。下重也。下重者。下利重多也。是此方所治也。

黃連阿膠湯證曰。心中煩不得卧。蓋此方治下

利腹痛。大便血。心中煩悸。不得眠者。夫黃芩之於下利。黃連之於心中煩悸。芍藥之於腹中痛。主以治之。惟阿膠之於心煩不得眠。亦不見血。則無所奏其效。然則此方治下利腹痛。心中煩悸。不得眠。而見血者。明矣。若不見血。而施此方。豈其謂之得其治法乎。

大黃甘遂湯證曰。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者。是乃此方所主也。脉經敦狀。作敦敦狀。敦音堆。敦敦者。不移不動之謂也。若作敦

辨律經 卷之二
狀則敦音對器名也按其此證謂之有血亦非也謂之無血亦非也然謂之小便微難則謂之非血亦非也是所謂因法立略因略取法法略相熟則雖未見其血亦有此證則施此方施此方則血自下血自下而後其證自差故仲景曰其血當下其此可謂之略而已夫略也者不熟其法則不可得此者也生後者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此章蓋後人所妄添也生後產後也產後若有前證者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

水血本無二血是指瘀血血室謂其分位義屬想像臆度今不取焉夫水血若有二則仰景何其不謂水與血當下乎今謂其血當下者是水血無二之謂也醫者其思諸猪苓湯證曰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主之又曰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主之夫少陰病者脉微細但欲寐也又曰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雖今見此少陰本證若其人有血證則心

煩不能眠也。故見其下血而後施此方，則未嘗有不差者。若不見其血下，則雖屢施此方，亦未嘗見奏其功者。數試數驗，不可不知矣。

辨誤

阿膠後世有補血之說。然今讀諸家本草，其所主治皆是在於治瘀血也。凡久年欬嗽、赤白痢、下血、吐血、咯血、衄血、嘔血、老人大便秘結、或小便淋瀝、及見血、婦人經水諸變、妊娠諸病，無不屬瘀血者。古方既然，後世諸方皆然，宜矣。今

醫見之，謂之補血藥。雖然，以余觀之，謂之化血而可也。何以言之？則阿膠配之猪苓、澤瀉、滑石，則瀉瘀血於小便；配之大黃、甘遂，則下瘀血於大便；配之黃芩、黃連，則除瘀血心中煩者；配之甘草、黃蘗、秦皮、白頭翁，則治瘀血熱利下重者；配之當歸、芍藥、地黃、芍藥、艾葉，則止瘀血腹中疼痛者；配之水、附子、黃土，則治瘀血惡寒、小便不利者。由此觀之，則豈謂之補血可乎？後世皆見其枝葉而不知其根本，醫之所以誤治者，不

亦宜乎

品考

阿膠以阿縣所製者為名今華舶來之物數品
入藥當以黃透如琥珀色為上品或光黑如瑩
漆不作皮臭者為良若真物難得則此邦皮
膠黃透夏月不濕軟者可權用

烜

男

全校

藥徵續編下卷終

炳

